

钱眼识人

谁是“赤发鬼”？



早闻狄声

爆料之外的生意经

过气艺人扎堆短视频平台直播唱跳，早已司空见惯；但所谓的“新赛道”，往往在不经意间以奇葩姿态破土而出。

譬如争议不断的香港导演王晶，连月来摇身一变，成了各大平台的“爆料博主”。任你是风光无两的天王巨星，还是声名在外的编剧导演，昔日港圈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在他口中都有说不尽的幕后故事。谁抢了谁的角色，谁在片场“作”过剧本，谁与谁的分手源于自尊心受挫……爆料内容未必新鲜生猛，却精准打中了几代人对于香港演艺圈黄金时代的情怀与记忆。怀旧与猎奇，在此同台共演。

当然，爆料不过是开胃菜，真正的闭环始终是变现。

或许是从教英语的吴彦祖身上获得启发，抑或是“卖课”模式已然成熟，王晶一边品评圈内人事，一边在店铺挂出“大师课”链接，语重心长地教你如何“低成本打造爆款”、如何孵化“个人IP”。同路人不乏其人：热衷影评与情感分享的伊能静，推出“高能量女性成长课”，几百元的售价，第一课便教人看淡“天崩开局”；一向以圈内点金手形象示人的向太陈岚，开授“向上社交”课，教人规划“闺蜜圈”；金牌经纪人霍汶希，则教你“精准识人”……

这些名目花哨的课程，看似高端，实则垂直下沉，每一个卖点都瞄准普通人对于“人生进阶”的渴望。然而，与名人们的粉丝量完全不符的惨淡销量，印证了当下消费者心中的那杆秤：王晶所亲历的黄金时代与张扬才情，真的是399元就能买到的吗？向太的“闺蜜圈”与霍汶希的“识人术”，又岂是常人的社交土壤与职场环境所能复刻？

说到底，真正的成功心法往往难以复制，甚至不可言传，它们深植于特定的时代机遇与资源网络之中。于是，“低成本做爆款”难免沦为正确的空话，“向上社交学”也不过是陈旧的经验堆砌。这些被精心包装的“名人秘籍”，本质上是将高度依赖背景与资源的个体经验，强行包装成放诸四海皆准的通用模板。

一旦普通人清醒地意识到，名人的光环无法照亮自己脚下的路，横亘在双方之间的那一道资源鸿沟根本无法跨越，“圈内爆料”所点燃的短暂热度也罢，“金牌导师”自诩的权威人设也好，便会迅速反噬，成为刺穿信任的利刃。它不仅揭去了那层由黄金时代所镀上的名人IP滤镜，更残酷地揭示：那些曾经让人心驰神往的江湖传奇，最终的归宿，或许不过是直播间里一张明码标价的标签。

曾原狄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今年国庆档中，我认为《刺杀小说家2》的文本价值是最高的，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抽象于现实，又影射当下的角色“赤发鬼”，在第一期中它还仅仅是中二主人公需要打败的终极反派，第二个没有人味的终极反派，但到了第二部，这个角色明显成为导演表达意图中最野心勃勃的“着色”。

他的出场是乞丐男子的形象，只有一头红发，额头上天生火焰形态的疤痕，暗示着他的不基础。他是个吃货，喜欢吃人，吃进去就会吸收对方的能量和秘技。赤发鬼吃人时，他的红发就会像武侠小说中白发魔女绿霓裳那样漫天飞舞，缠绕猎物，随着能力的增强，发色就像口红一样逐渐加重，透露着血腥的邪魅，这发色和发量的特效就代表着赤发鬼内心深处无休无止的怨念和欲望。

所有败给赤发鬼的狠人，其秘技都代表着一种欲望或执念，也恰恰说明他们最强大时候就有薄弱的命门。有的强悍，但外强中干，内心自卑；有的体面，不动声色，实则怯弱，空虚；有的飒爽，豪放，却爱而不得，背负悔意……如此种种，赤发鬼当然会吃了他们，因为他就是纯粹的贪婪与自私，饥不择食，毫无底线更心思恶极的是，赤发鬼比这些败将更厉害的是，他懂得示弱，懂得攻心，将自己的私欲包裹在“我可是为你好”的话术里。

“赤发鬼”是谁，有三个真相。第一个，赤发鬼是小说家路空文塑造的，他就是小说家现实中自卑、渴望成功，拥有能力的“我”，压抑的欲望制造魔鬼。

第二个，赤发鬼是现实世界里的

上位者代表，他可以是割窃路空文小说的网红“蝉”，“蝉”靠抄袭起家，惯用煽动性话术，与赤发鬼没有自己的秘技，全靠吃人补仓的本质是一样的，从0到1再到无穷。赤发鬼更可以是电影中浮光掠影的大都市里，镜头里匆匆闪过的流量偶像或者互联网新贵，他们出场就有山呼万岁的影响力，由此可见造神运动无处不在，只要有人，就有欲望，就有少数人吸纳欲望而登峰造极。第三个最有趣思，赤发鬼甚至不是人，可以物化成城市地标，比如平行世界的两个财富中心。

电影中路空文的手机跌落到梦境的云中城，他的Pad也能成为与赤发鬼对阵的武器，由此暗示小说家的文本，现代人的电子产品都具有双刃属性，它们一旦被贪婪的赤发鬼利

用，就会激发毁灭与再造的链式反应，人们身不由己。片尾彩蛋暗示赤发鬼没有死，并且又更强了。路空文的内心需求是要把“狱神”的小说写下去，这就暗示着赤发鬼依托的空间、平台，还有要打败的人，要统治的城统统在。有这么一个镜头，路空文电脑会自动敲击键盘，出现字幕。他手机里的蛇纹符号自动旋转。赤发鬼在第一部舍弃巨人躯壳，活成凡人，在第二部将舍弃凡人躯壳，活成数据，以流量膨胀的虚空准备好大吃一顿。在我们现实世界里最接近传说中的神，可能就是AI。这一次，赤发鬼接近了AI，他终于无限接近于永恒。

钱德勒  
媒体人

花言峭语

形是警匪片，魂是武侠片

股市里的一个说法，被用在了电影市场里，“逆跌”，用来说明电影票房摆脱了开盘时的卑微走势，开始逐渐上涨。最近一个获得“逆跌”奖章的电影，是佟志坚导演，王安宇和张天爱主演的《毕正明的证明》。

《毕正明的证明》改编自孙大鹰的小说《铁警老猫》，原著小说41万字，以非常写实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小偷江湖。这个江湖分支名为“荣门”，佟志坚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述了这个名字的由来，它是一个类似于“高手”的称呼，是对这个群落的统称。“荣门”有着鲜明的登记制度，分为三横五纵，下面有八条支线，主要分布在各条重要的火车线路上，但要想上火车线路，就要以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实力，努力获得参加“英雄会”的资格，并且在“英雄会”上脱颖而出。

《毕正明的证明》则集中了这个故事里的主线情节，毕正明从小想当警察，但真正成为警察后，进入了反扒大队，工作第一天，就被挑了脚筋，从此成为伤残人士，但他为了证明自己，到小偷群体里卧底，加入了大白桃的小偷分队，逐步获得他们的信任，最后出现在“英雄会”上。借

助这条故事线，这个江湖的规则、面貌和细节逐步展示出来，江湖中人的出身来历、悲喜善恶也一一展露。当然，最后的结果，也必然是毕正明证明了他的赤诚，而善恶因果也各有下落。

这部电影的导演佟志坚，其实已经是个老电影人了。他的父亲毕业于当年的北京广播学院，回到家乡之后，在电视台工作，佟志坚得以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接触到摄像机等等设备，特别是在拍摄一些婚礼或者活动的时候，他也可以上手操练。后来，他考入父亲就读过的学校——后来叫中传媒，毕业后看到公安宣传处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招聘，前去报考，经过重重选拔，成为最后30名入围者，从此开始拍摄纪录片。后来又和国家地理、Discovery和BBC合作，再后来，曾经担任《逆行人生》的分组导演。所以，《毕正明的证明》的影像非常成熟，而且在商业类型片的基础上，融入了纪实风格。

不过，从小说原著孙大鹰的生平——他生活在东北，阅历丰富，热爱文史，目前在很多平台讲历史，以及佟志坚的生平，到《毕正明的证明》的成片风格之间，可以清晰地看

到一条线索，小说原著作者，是深谙世事的作者，对“故事”和故事背后的世界，有着深刻的洞察，导演也有着丰富的阅历和体验，不但在影像世界里得心应手，也借助纪录片这种形式，和周围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深广的连接。

所以，《毕正明的证明》看上去，和当下的商业电影，既有高度合拍的地方，又有一些新风貌和新贡献，它影像风格凌厉，剪辑利落，据说拍了5000个镜头，这符合当下人们的观影习惯，多数场景，都在火车、商场、商业街区这种调度难度很大的地方，加上还要体现年代特征，又让难度系数增加不少，但最后呈现的结果，却非常老练稳妥。而且，故事虽然以小偷江湖为背景，却在所有有可能碰到红线的地方，做了合理的规避，比如男主和女主的感情，始终停留在师徒情义和江湖情义上，没有往前走，没有用小偷和警察的感情戏，引起观众的反感。在小偷江湖内部，也给出了不同流派的设定，“不偷残弱”流派和寸草不生流派，为男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存身之地，否则，当他卧底结束，他在卧底期间的行动，会让他站在一个法律、

伦理和感情的灰色地带。

在故事取向上，《毕正明的证明》也做了一个巧妙的设定，小偷江湖和反扒机构的工作，其实都是复杂难言的，故事所在的九十年代，也是传奇和庸常生活并存的，必须要用一种形式，来赋予这个背景下的故事以新鲜感，让故事在传奇和纪实感之间，有个合理的落脚点。编导的方法是，把武侠片和警匪片融合在一起，形是警匪，魂是武侠，大白桃和花子，“英雄会”和金牌，都是武侠片的经典设定。这都是逝去的武侠年代带来的滋养。如同导演所说：“我们就要拍出江湖的质感，所以我们最后将影片的风格定义为——快意恩仇，用这种风格展现一个小偷的江湖与覆灭，警与匪的缠斗。”

所以，前几天看到严锋老师说，现在的年轻人不看金庸小说了，我却在想，可能金庸小说和小说这种形式都在退潮，但故事不会，武侠的魂魄也不会，它们会以各种方式，存身在新的故事里。

韩松落  
作家

情人看剑

火车开往江湖

国庆档影市好一番厮杀，整体票房成绩却不尽如人意，这是市场大势，怨不得谁，尽管每部影片欣然上画，各种路演不遗余力，胜算如何却自有天意。这其中有一部《毕正明的证明》，光看片名并不知其类型风格，多少影响了它在市场上予人的第一印象——但凡片名靠近《人证》或是《人性的证明》，都会叫人一目了然。至于“毕正明”何许人也，能与观众有多少关系，进入影院前一概不知，因此可以说片名这三个字等于无效。主人公姓名上的谐音梗，关乎孔子所说的“必也正名乎”，但这是在电影故事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海报上的片名却需要虚张声势，诱人深入，这是商业逻辑。

直到深入了这个故事，才发现别有洞天：原来影片是以反扒为主线的犯罪题材，其中还包括了一个少年英雄的成长史，一对警匪双子

星的隔空相望，一段少侠与魔女亦正亦邪的情感纠葛，其背景更涵盖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一段中国铁路征程，由北往南的火车一路风驰电掣，众生世态里不乏刀光剑影，片尾下接“中国列车的高速时代”，驶向一片光明。

那真是一段热火朝天却又急速消逝的时光，足以唤起国民记忆，既惊心动魄，又可以怀着无限怅然心绪来追忆。其中元素可说是丰富异常，足见创作者有不小野心。《毕正明的证明》的特别之处，也在于撷取了那样一段时代切片，然后再创了一个旧时江湖，无比生猛，却又不无浪漫诗意。那个江湖不远不近，既不是“明朝末年，宦官当道”，也不是《天下无贼》所处的簇新轻亮的21世纪。它既古道热肠，又自带复古港风，属于是新旧交替的那个关口，幻梦一般，失不再来。

把故事时空如此前置，对于创作

者而言，也能赢得更多自由，尤其是警匪之间的较量，更像一个披着现代外衣的武侠故事。好人永远无可质疑，所谓匪徒也都有被抛弃、被挟持、被否认的伤心前史，人性之复杂暧昧，足以娓娓道来。历史总是相似，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导演张彻回大陆拍摄《大上海1937》与《西安杀戮》，讲的仍是《水浒传》那些民间故事的翻版，兄弟情深，快意恩仇，正邪不两立，乃至不惜盘肠大战，把这些故事放诸民国，更能为所欲为。

《毕正明的证明》固然呈现了彼时盗贼江湖的门派争斗，也会探讨所谓“盗亦有道”，放在今时今日将有怎样的不同诠释。电影用了无数快速凌厉的剪辑，展示偷盗手段的多样奇观，差不多就是武侠片里的特写镜头，电光石火，刀不血刃。阿城说中国的武侠片其实是舞蹈片，舞蹈动作之舒展利落，极具美感，在

这部电影里，着重体现在一双手的翻转舞动，幻化出无限可能，甚至可说是一种曼妙无比的极限艺术，拥有这样技能的人，值得观瞻赏析。

以张天爱饰演的桃姐为首的一路盗匪，实属异类，不偷老弱，也并非要杀富济贫，无非是操持一桩生计活路。说到底还是民众内部之间的矛盾，通过治病救人可以走上正途，他们像是过去《聊斋》影视主题曲里所唱的，“牛鬼蛇神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不过最后也会从见不得光的角落走入阳光之中。王安宇饰演的少年警察，在这样一出“无间道”中，由不得要把他们指认为同类。这个同类身份，无关男女、阶层、教养，重点在于情义二字。所谓万殊一辙，就是这个意思。

长风新  
媒体人